

但自時時提撕，妄念起時，亦不必將心止遏；只看箇話頭，行也提撕，坐也提撕。提撕來，提撕去，沒滋味，那時便是好處，不得放捨，忽然心華發明，照十方刹。便能於一毛端，現寶王刹，坐微塵裡，轉大法輪。

評曰：師自云他人先定而後慧，某甲先慧而後定。蓋話頭疑破，所謂休去歇去者，不期然而然矣。

蒙山異禪師示眾

某年二十，知有此事。至三十二，請益十七八員長老，問他做工夫，都無端的。後參皖山長老，教看無字；十二時中，要惺惺如貓捕鼠，如雞抱卵，無令間斷；未透徹時，如鼠齧棺材，不可移易；如此做去，定有發明時節。於是晝夜孜孜體究，經十八日，喫茶次，忽會得世尊拈花，迦葉微笑。不勝歡喜，求決三四員長老，俱無一語；或教只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，餘俱莫管；便信此說。過了二載，景定五年六月，在四川重慶府患痢，晝夜百次，危劇瀕死，全不得力；海印三昧也用不得；從前解會的也用不得；有口說不得，有身動不得，

有死而已；業緣境界俱時現前，怕怖惶惶，眾苦交逼。遂強作主宰，分付後事，高著蒲團，裝一鑪香，徐起坐定，默禱三寶龍天，悔過從前諸不善業；若大限當盡，願承般若力，正念托生，早早出家；若得病愈，便棄俗為僧，早得悟明，廣度後學。作此願已，提箇無字，回光自看，未久之間，臟腑三四回動，只管他，良久眼皮不動，又良久不見有身，只話頭不絕，至晚方起，病退一半，復坐至三更四點，諸病盡退，身心輕安，八月至江陵落髮，一年起單行腳，除中炊飯，悟得工夫須是一氣做成，不可斷續。到黃龍歸堂，第一次睡魔來時，就座抖擻精神，輕輕敵退。第二次亦如是退。第三次睡魔重時，下地禮拜消遣，再上蒲團，規式已定，便趁此時打併睡魔。初用枕短睡，後用臂，後不放倒身。過二三日，日夜皆倦，腳下浮逼逼地，忽然眼前如黑雲開，自身如新浴出一般清快。心下疑團愈盛，不著用力，綿綿現前。一切聲色，五欲八風，皆入不得。清淨如銀盆盛雪相似，如秋空氣肅相似。卻思工夫雖好，無可決擇。起單入浙。在路辛苦，工夫退失。至承天孤蟾和尚處歸堂，自誓未得悟明，斷不起單，月餘工夫復舊。其時遍身生瘡亦不顧，捨命趁逐工夫，自然得力，又做得病中工

夫；因赴齋出門，提話頭而行，不覺行過齋家，又做得動中工夫。到此卻似透水月華，急灘之上，亂波之中，觸不散，蕩不失，活鱖鱖地。三月初六日，坐中正舉無字，首座入堂燒香，打香盒作聲，忽然因地一聲，識得自己，捉敗趙州，遂頌云：沒興路頭窮，踏翻波是水，超群老趙州，面目只如此。秋間臨安見雪巖、退耕、石坑、虛舟、諸大老，舟勸往皖山。山問：光明寂照遍河沙，豈不是張拙秀才語？某開口，山便喝出。自此行坐飲食皆無意思。經六箇月，次年春，因出城回，上石梯子，忽然胸次疑礙冰釋，不知有身在路上行。乃見山，山又問前語，某便掀倒禪床，卻將從前數則極諍訛公案一一曉了。諸仁者，參禪大須仔細，山僧若不得重慶一病，幾乎虛度，要緊在遇正知見人，所以古人朝參暮請，決擇身心，孜孜切切，究明此事。

評曰：他人因病而退惰，此老帶病而精修，終成大器。豈徒然哉！禪人病中，當以是痛自勉勵。